

碎碎念

有聊

微日志



与岁月和解

王文莉/文

新年伊始,忽然发现鬓间悄悄地绽出一缕银发,用手指慢慢地梳理着头发,难免生出一番岁月催人老的感慨。

曾经的年少轻狂和意气风发,如今都成了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当年矫情地吟诵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”如今,真到了“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年纪,却是如此怀念彼时的天真纯粹和年少无知。

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,我也不例外。去商场买衣服,遇到嘴巴乖巧的服务员夸自己不显老,明知对方是有意奉承,心里还是非常受用地暗自窃喜。偶尔也鄙视自己的浅薄,容颜渐老本是岁月和时光赐予的划痕,岂是人力可为。何况,生活的磨练也让自己日趋沉稳和豁达,正是: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,有得必有失。

人到中年,日常生活开始走“下坡路”。晨练的脚步不再轻盈;头疼感冒成了“家常便饭”;记忆力衰退,做事变得丢三落四;视力开始模糊,渐有老花眼的趋势;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下降;喜欢蜷在沙发上翻看泛黄的相册;经常和朋友遥想当年旧人旧事;甚至参加过追悼会心情也持续地低落数天。

各种迹象,都是岁月的无声提示——生命正在逐渐老去。生命注定是要老去的,钟表走得再慢也留不住时光,花儿谢得再晚也挡不住冬天。三毛曾经说过:“金钱最公平。富人不快乐,穷人不快乐,不富不穷的也不快乐。”在我看来,世间最公平的莫过于时间,无论富人、穷人,都无法与之抗衡。世事沧桑,岁月无情,人活着是一种心情。穷也好,富也好,得也好,失也好,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

从开始的恐慌到与岁月和解,我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和过渡。承认自己老了,也开始服老,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忘记从哪天开始,我喜欢穿着运动鞋上下班,以前喜欢的高跟鞋被束之高阁,一个月难得穿上几次。越来越喜欢棉质和舒适的衣物,也越来越习惯以舒适为由,让自己的身心从内到外彻底放松。

与岁月和解以后,越发懂得珍惜人生中拥有的一切。岁月可以带走青春、记忆、健康、生命,却带不走在沧桑和忧患中成长的灵魂。陪年迈的父母聊天,耐心倾听他们的絮叨;周末开始早起,去买菜给孩子做丰盛的午餐;遭受不合理的待遇,学会自我排解和释怀;开始关注养生保健知识,饮食逐渐变得清淡;捡起丢下的字帖,重新练字继续修身养性;独处的时候会提醒自己,遇事多想别人的好处……

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,面对日益临近的衰老,有人恐慌,有人坦然,更多的人选择了珍惜当下。与岁月和解,并非是向生命的衰亡低头认输,而是一种坦荡的人生态度。面对不可违逆的衰老,我开始学会了感恩,也认同吃亏是一种福分。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,无论人生是否满意,学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一切,开心地过好每一天,此生足矣!

卖菜的老人

刘希/文

这阵子,婆婆去了上海的小姑家,她知道我很少去菜市场,走时千叮万嘱:“你若是买菜,就找菜市场门口那个推三轮车的老人,她估计六十岁的模样,头发上扎一个水晶夹子,她卖的菜,又新鲜又便宜,你去她那买吧。”

因为婆婆描述得极其详细,去菜市场时,远远地,我就看见那个夹着水晶夹子的老太太。有好几个人围着她买菜,她熟练地为别人捡菜,称菜,边忙还跟别人拉拉家常,看样子,都是熟客。

她的三轮车上,白菜鲜嫩,萝卜水灵、香菜喷香、茼蒿清脆、一个装豆腐的筐里,还冒着热气,一看就是刚出炉的。我挑选了两棵白菜,几块豆腐,付了账正要走,她递了几根小葱给我,我知道在超市里一根小葱都要算价,赶紧摇了摇头,她却笑了笑说:“拿着吧,送你的,自家种的葱,不要钱,豆腐要配点葱才香。”拿着老人送的小葱,我这才明白,为什么婆婆总是嘱咐我买她家的菜,为什么她虽然是个流动的菜贩子,生意却是那么好。

因为几根小葱的交情,我常去老人那买菜,有时候忙,接电话时便无暇顾及挑菜,她便仔细为我挑好,她全部捡最好的菜挑,绝不像其它商贩,只想把坏了的菜推销掉。我吃着她卖的菜,一万个放心。

有次,我准备买点土豆,她却制止我,问我是吃还是种?我说当然是吃了。她说她这土豆快发芽了,吃了容易中毒,只卖给那些需要将土豆做种子的人。她一脸歉意,而我却从她认真的样子中,读到了责任和真诚。

后来渐渐知道,这个婆婆是个失独老人,十几年前,刚刚成年的儿子因为抢救溺水儿童,不幸身亡,老人很长时间才从悲痛中走出来。她谢绝村里领导给的低保名额,自己种菜来卖。即使在最艰苦的年月里,老人的菜从不“缺斤少两”,她种的菜,不仅无公害,而且份量足,所以生意不错,用老人的话说,养活自己小菜一碟。

知道了老人的故事,我对老人更多了一份敬佩。再后来买菜,就一直找她买,老人也是风雨无阻地来卖菜。我发现很多人买她的菜,从来不问价钱,而且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大袋,这个菜挑一点,那个菜捡一点,满满一大袋,直到装不下了称了就走,有时候看她有些剩菜,有些客人主动包圆,让老人提前回家休息。因而老人的菜,卖得很快,她也因而心情很好,见了谁都乐呵呵的。

每每遇见卖菜的这位老人,我就像在冬日看见阳光,满心满眼都是欢喜和温暖。

时间不会让记忆风化

章中林/文

有人说,往事如风,但是我却以为往事如沙。尽管往事会随风消失,但总有一些会像沙子一样沉淀在心底,聚集成塔。

年少时候,我乖巧听话,很得父亲疼爱。父亲呢,则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。他经常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,读书改变命运。身边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成了他教育我的素材。虽然他把自己的明天都押在我的身上,但家里一贫如洗,他和母亲还是不得不跟着乡亲外出起早摸黑地讨生活。

家里只有爷爷和我相依为命,而爷爷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。在外面,我经常得到夸奖,但回到了家却常常被爷爷训。生活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,我变得敏感而自尊,容不得别人一点不敬。就是对于父母,虽然知道他们不容易,但是想到他们把我一个人丢在家中不管不问,怎么也激不起我对他们的感激和思念。渐渐的,我学会了撒谎,学会了打架,学会了逃课。父亲、老师找不到。为了我这个还有些希望的学生,他们跑去找爷爷。我被爷爷胖揍了一顿,屁股都肿了。尽管心里对爷爷恨得牙痒痒,但是他哼一声,我还是畏之如鼠。学还是上,但是一离开爷爷的视线,我就又活了。

中考,拿到成绩单的时候,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那真的是欲哭无泪。晚上,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的时候,他沉默着。望着父亲满是血丝的眼睛,地上堆成小山的劣质烟头,我心如刀绞。想到自己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,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和难过。

暑假,依然看不到父亲的身影。明天,我能干什么呢?除了打工,能干什么。出门,看到考取了高中的同学,很丢脸。我就把自己锁在家中,默默地承受着。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暑假,我以为“熬”字最为贴切吧。

快开学的一个晚上,父亲突然回了家。他把我喊到自己的房间里,掏出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弄到手的录取通知书。他说,我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,应该能考取高中。我没有考取高中,是他的错。自己不应该丢下我,跑到外面去打工。钱什么时候都能挣,我的学习不能耽误,他决定回家亲自带我……没有想到,我在他的眼里,还是一个宝贝,而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什么呢?这个家本来就是父亲在支撑着,他不去打拼,生活还怎么继续?我坚决反对父亲的决定,但是父亲从来说一不二,我只能哭着对父亲说着对不起,是我错了。父亲却笑了,“我就知道自己儿子有骨气。只要你有这股上进心,爸爸相信你。”

以前,一直以为父亲不理解我,不关心我,可是那天这些误解都消逝了。读高中是我心心念念的,现在机会被父亲给我争来了。如果我再不好好读书,我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父亲呢?

父亲在县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。每天,上学了,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学校;放学了,他又骑着自行车把我接回家。他除了照顾我,每天还抢着时间,跑到工地上,给人做活,挣回我们的生活费。即便是这样的辛苦,他还坚持着陪我到深夜,直到我睡了,他才安心地睡下。看着陀螺一样忙碌的父亲,我还能懈怠吗?

三年后,我顺利地考进了大学。今天,我有了自己的事业,而父亲却再也跑不动了。遇到熟人,他总喜欢说我的乖巧,我的努力,我给他长脸的事情。我的一切,在他的眼里似乎都是美好,都是骄傲。而在我,那个晚上,父亲满是血丝的眼睛,一地的劣质烟头却成了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画面——它会一直镌刻在我记忆的天空,时间愈久愈鲜亮。

